



# 重逢恨晚

陳益裕

地，栽植牧草，原來是阿財伯家的。

「阿財伯！」林弘看他拿着鐮刀刈牧草，打了招呼。

阿財伯抬起頭來：「哦！甚麼時候回來的？」

「回來好幾天了。」

阿財伯：「對了，我孩子傳銘也回來了。」

傳銘，姓吳，是林弘高中時的同學，畢業後，他在台南一家布店做事，林弘考上大學，到台北繼續讀書，來往機會

比較少，記得只有六、七年前結婚時，彼此吃過喜酒。

林弘想起他，一陣喜悅。走近院舍喊聲：「傳銘！」

「是誰？」傳銘探頭出來，一見是林弘，好高興呀！

孩子任由在外邊看牛，林弘踏進門。傳銘端上椅子，招呼就坐。

「幾個孩子了。」

「兩個，一男一女。」

「好呀！」傳銘的太太高興的樣子，她說：「我們也是兩個，都是女的。」

「再來不來？」

「不來了」看着傳銘：「我沒這個意思，他也是，這個時代是兩個恰恰好。」

傳銘笑了，他說太太甚麼事都很開朗。林弘點點頭，認為跟自己的太太一樣，生孩子，量力而為，適可而止。

「小孩少生幾個，比較好養育。」林弘面有喜色：「我們那兩個寶貝，平日都注意吃穿，而且盡量找時間陪伴他們，使他們能夠在一個充滿愛心的環境裡，生長，發展。」

「做父母的，應該是這樣的。」傳銘贊成林弘的做法。

「像我們村裡的人，只顧生育，不顧教養，屋子裡擠滿了孩子，吵吵嚷嚷。再說豬多無好糠，人多無好食，窮困人家，沒有能力撫養，大小身體虛弱，天氣稍為不順，就感冒了，拊一個抱一個的去醫醫生，花不少冤枉錢。」

「不過，近年來情況好轉，多少人體會孩子多，撫養困難，知道節育，不會生得太多了。」

「可是仍有些人沒有覺醒，還再計較甚麼男的女的，生了一大堆，無法照顧周全，父母為生活衣食而勞累，生活在憂鬱霧裡。」

午飯後，傳銘和林弘一起去拜訪最近當選的，村子裡出身的縣議員——陳石定，他也是主張孩子不要生太多。他說鄰居不少人家，為求子女安全，對生育不加節制，以致家庭人口旺盛，負擔過重，憑添許多麻煩。

陳議員今年二十六歲，尚未結婚，他說：「無論男女，我將來也只要兩個就好。」

離開陳議員家，林弘又提議去看看過去的小學同學。

這些小學同學，沒繼續讀書，每天荷鋤下田。有的生活過得不錯，家有電視機、電冰箱、耕耘機、機車類的。

但是有些人却進了門，就發覺一個家亂糟糟的，廚房裡東西沒有擺整齊，客廳中椅子東倒西歪，院舍附近雞鴨的糞便遍布，垃圾雜陳，而且小孩子多，臉孔差不多都沒洗乾淨，穿著不整潔。

同學的太太，也蓬頭垢面的，才三十出頭，却已顯得很蒼老，一點青春活力都沒有。孩子太多了，每天愁衣愁食，被生活的担子壓扁了。

小時候經常結伴去挖蚯蚓，到稻田中釣青蛙的李永春，聽說初中只讀了半學期就輟學了。剛走到他家的庭院，就看到他拿着棍子，從大廳中追逐小孩子，怒氣沖沖的。叫他一聲：「李永春！」

他怔住了！仔細一瞧，是傳銘，是林弘，是小學時最好的玩伴。問他幹嘛發脾氣，才勉強擠出笑容來，說是：「討厭，只顧玩紙牌，誰都不肯認輸，吵得天翻地覆的。」

「這麼多的孩子，都是你的？」

「不，有些是隔壁的。」

李永春比着手說：「我家只有六個。」

「還只有六個呀！」林弘一時驚訝。

永春盡是訴苦經營農業如何困難，老大整天玩牌，老四最近爬樹不慎摔下來，折斷了腿，包紮要錢，借了不少的債，生活真苦呀！

「說來說去，都是孩子太多的緣故。」林弘說。

「不是大的出問題，就是小的有毛病，樣樣都得花錢。光靠你雙手種田來養家，就是風調雨順，收成再好，本事再高，也會被孩子拖垮的。」

「真的，孩子生多了，折騰自己，也害了孩子，是最不聰明的事。」傳銘附和地說。

永春若有所思，連聲說：「是，是。」

永春又說：「這一羣孩子

，很淘氣，很野，講也講不聽，喊也喊不來，一發脾氣，真想狠狠地打一頓。太太身體也不好，煮飯、洗衣、幫田園工作夠勞累了，無心管，也懶得管，自然一切放鬆。」

傳銘不以為然，他說：「這個年頭，孩子要教養好。沒有得到良好的照顧和教育的孩子，是一種不幸，父母眼看將來的一代，不能跟人家相比，實在寒心。」

「要想孩子出人頭地，就得費點心力，養育施教。子女少，做得到，孩子太多了只有多拖累。」

「我想你們兩個在都市裡，生活大概很好吧！」永春似乎是稱羨的口氣。

「也沒什麼的，只是我們的孩子只有兩個，生活簡單，負擔少，輕輕鬆鬆的。」

「對！對，」傳銘強調說：「生孩子一個嫌寂寞，三個又太多，二個恰恰好，不爭寵，不妬忌，不吵鬧，出門坐一部計程車，游山玩水，全家歡樂。所以呀，你不該對生孩子的負擔。」

林弘、傳銘你一言，我一句說得永春好後悔，大有重逢恨晚之感！

告辭永春的家，兩人回家並肩漫步，心頭感受：家庭計畫，勸導節育，確是重要，生育必須有計畫，家庭才有幸福可言。

教書，放假，他帶孩子小華和小英回到鄉村的老家。孩子們平日難得回來，一回來就高興，到處游玩，並吵着要爸爸帶他們去看牛。

父子倆穿過門前的馬路，是幾棟新建的洋菇舍，鄰近一片土地，栽植牧草，原來是阿財伯家的。

「幾個孩子了。」

「兩個，一男一女。」

「好呀！」傳銘的太太高興的樣子，她說：「我們也是兩個，都是女的。」

「再來不來？」

「不來了」看着傳銘：「我沒這個意思，他也是，這個時代是兩個恰恰好。」

傳銘笑了，他說太太甚麼事都很開朗。林弘點點頭，認為跟自己的太太一樣，生孩子，量力而為，適可而止。

「小孩少生幾個，比較好養育。」林弘面有喜色：「我們那兩個寶貝，平日都注意吃穿，而且盡量找時間陪伴他們，使他們能夠在一個充滿愛心的環境裡，生長，發展。」

「做父母的，應該是這樣的。」傳銘贊成林弘的做法。

「像我們村裡的人，只顧生育，不顧教養，屋子裡擠滿了孩子，吵吵嚷嚷。再說豬多無好糠，人多無好食，窮困人家，沒有能力撫養，大小身體虛弱，天氣稍為不順，就感冒了，拊一個抱一個的去醫醫生，花不少冤枉錢。」

「不過，近年來情況好轉，多少人體會孩子多，撫養困難，知道節育，不會生得太多了。」

「可是仍有些人沒有覺醒，還再計較甚麼男的女的，生了一大堆，無法照顧周全，父母為生活衣食而勞累，生活在憂鬱霧裡。」

午飯後，傳銘和林弘一起去拜訪最近當選的，村子裡出身的縣議員——陳石定，他也是主張孩子不要生太多。他說鄰居不少人家，為求子女安全，對生育不加節制，以致家庭人口旺盛，負擔過重，憑添許多麻煩。

陳議員今年二十六歲，尚未結婚，他說：「無論男女，我將來也只要兩個就好。」

離開陳議員家，林弘又提議去看看過去的小學同學。

這些小學同學，沒繼續讀書，每天荷鋤下田。有的生活過得不錯，家有電視機、電冰箱、耕耘機、機車類的。

但是有些人却進了門，就發覺一個家亂糟糟的，廚房裡東西沒有擺整齊，客廳中椅子東倒西歪，院舍附近雞鴨的糞便遍布，垃圾雜陳，而且小孩子多，臉孔差不多都沒洗乾淨，穿著不整潔。

同學的太太，也蓬頭垢面的，才三十出頭，却已顯得很蒼老，一點青春活力都沒有。孩子太多了，每天愁衣愁食，被生活的担子壓扁了。

「是，是。」

永春又說：「這一羣孩子

，很淘氣，很野，講也講不聽，喊也喊不來，一發脾氣，真想狠狠地打一頓。太太身體也不好，煮飯、洗衣、幫田園工作夠勞累了，無心管，也懶得管，自然一切放鬆。」

傳銘不以為然，他說：「這個年頭，孩子要教養好。沒有得到良好的照顧和教育的孩子，是一種不幸，父母眼看將來的一代，不能跟人家相比，實在寒心。」

「要想孩子出人頭地，就得費點心力，養育施教。子女少，做得到，孩子太多了只有多拖累。」

「我想你們兩個在都市裡，生活大概很好吧！」永春似乎是稱羨的口氣。

「也沒什麼的，只是我們的孩子只有兩個，生活簡單，負擔少，輕輕鬆鬆的。」

「對！對，」傳銘強調說：「生孩子一個嫌寂寞，三個又太多，二個恰恰好，不爭寵，不妬忌，不吵鬧，出門坐一部計程車，游山玩水，全家歡樂。所以呀，你不該對生孩子的負擔。」

林弘、傳銘你一言，我一句說得永春好後悔，大有重逢恨晚之感！

告辭永春的家，兩人回家並肩漫步，心頭感受：家庭計畫，勸導節育，確是重要，生育必須有計畫，家庭才有幸福可言。